

无法悲伤

李四题



悲伤是人生的一种权利。
它来之不易，也值得珍惜。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1 5618 5

田雁宁 著

无法悲伤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封面设计：刘梁伟

无法悲伤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1/32 21.75印张 2插页 545千字

1994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18.00元

ISBN 7-5006-1766-6/I·375

序 语(一)

田雁宁

我写长篇小说从来顺畅，没一部像写《无法悲伤》这样花费许多思虑、激情和时间，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到底为它耗了多少精力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坦白地说，写《无法悲伤》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即使像我这样创作上比较我行我素自在而行的作家也是如此。本书要涉及那么多复杂曲折触目惊心的人生故事，那么多美好浪漫放荡丑恶的人性描写，还有三十年浩阔历史上的种种政治背景（土改、反右、公社、跃进、四清、文革、上山、下乡等等），简直让人望而却步。

我决心写这部小说。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坛最缺乏的是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不少才华横溢的作家，宁肯用他们多姿多彩的笔去写满清、明朝甚至更遥远年代的古典故事。我承认，这也可以写出如诗如画、如歌如泣的瑰丽佳作，也能让今天的读者漂亮一次欢愉一次。掩卷之后呢？一切逝去，平静似水，心灵实在缺少共鸣和震撼。

我曾不止一次把《无法悲伤》中的人物故事，尤其那几位美丽女性的不幸命运讲给朋友们听，他们大受感动，诚恳要求我把小说写出来，用一个青年作家的热忱和勇气去写。有位远在北方的女作家女编辑每次给我的信中都要附上一笔：“你那个令我无法悲伤的故事写完了么？出书后一定寄我一册，太惦记那些女人的命运了，偶尔想起也要为她们悲伤感叹一次。”

几经周折，我动笔了。心里异常明白，这次创作必须越过三关：

一、性问题性生活描写；二、人类本性的柔弱、邪恶和畸型；三、真实复杂的政治背景。有勇气不等于没有顾虑，但顾虑之后更有力量。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给了我澎湃的写作激情。

四川出过李劫人、巴金那样以长篇巨作感动中国的作家，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写出几部十几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来面对祖国和人民。

《无法悲伤》，仅仅是开始。

我要求自己：以真实感人，绝不低级和媚俗。

我安慰自己：这一切并非中国女性凄楚的情感黄昏，希望之阳仍不屈不挠地照耀着她们善良温柔的脸庞。

1994年5月18日下午

序 语(二)

田雁宁

早想写一部关于小城的长篇。

那是一个坐落在川东僻地的小县城，我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可以称作“故乡”的地方。小城的风土民情，男人女人，红尘世事，在我心头永远鲜活，每每回想都有说不出的激动，一种特殊感情催促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是啊，它本身就是一本厚沉的生活大书。

从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和好多文学朋友讲我的小城，我对它的忧郁和爱恋，他们都热忱鼓励我尽快写出来，可我迟迟未动笔，也许因为太珍爱它的缘故吧。直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微寒的春风又吹动我心头那棵故乡的花树，纷扬的花瓣掀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使我走进书房，摊开淡绿色的稿纸，任小城变成一条文字组成的河流，滔滔不停地向我涌来。

从此，我陷进了由庞杂、漫长回忆构成的情绪里，心境悲凉多于欢快，从不流泪的眼眶老有酸涩潮湿的时候。今天，我要对故乡的亲人朋友们说，不管我写了什么，都是爱你们的，请和我一道鼓足勇气去承受生活的严峻与真实。没有虚伪的爱，才会永远真诚火热。还要对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说，但愿这个偏僻小城红尘男女的人生故事，能打动你的心弦，使你怀着挚爱之心在遥远异地，温情地注视我那至今仍不富裕却很躁动的故乡。

小城一定会好起来的，一个远在省城的游子，正用心和笔，深深为它祈祷。

1994年4月18日正午

序 语(三)

田雁宁

写小说有时是一种精神还乡。

刘震云、苏童、朱晓平们都有过那种悲喜交加的漂亮经历。

这次我也是精神还乡。

在故乡山野整整倘佯了三十年，同样悲喜交加，经历是否漂亮，我自己不知道。放下笔也没有一种轻松感，只觉得那如雾似烟的思绪仍然时而凝聚时而飘动，浮载着我去俯视一座小城一段历史一群男女，精神时而朦胧时而明晰，想嘘一口积郁心头的闷气也嘘不出来。

精神还乡，皮囊却留在都市里，这便是我此刻的尴尬处境。

也许我整个人该一块儿回去。

那一定是今生一次最漂亮的经历。

1994年5月26日上午

序 语(四)

田雁宁

去年八月之末，贾平凹和几位长安画友由陕入川，先在绵阳看了几天目莲鬼戏从中汲取巴蜀文化营养，再畅游剑门雄关一带濯取巴蜀山水精灵，便神秘失踪。他老兄的《废都》刚出版不久，一时间全国文坛众说纷纭古都长安传言四起，本来就敏感脆弱抱病在身的平凹只好远走异乡暂避一时。四川山灵水秀，可养性，可逸情，他便像只遇风而去之蝶逍遥而来了。

我们跟平凹约好，他和画友们游完剑门关便来成都小住些日子散心养神，还约好去青城爬山黄龙溪钓鱼三苏祠访友，谁知一连二十余天他音讯杳杳，仿佛如云如烟消逝在苍莽蜀山之中。巴蜀多仙山，像平凹这种人、鬼、仙三合一的才子，是宜于在此遁化的，化为蝶，化为鹤，化为一缕清风，化为一段传说，也是一种浪漫和美丽。

和平凹一样，我这人也常被人误解的。写了几十本雪米莉畅销书，招来大堆非议批评甚至污陷，幸好我从小意志坚强小风大浪均不为所动。记得1990年的某一天，我在达州市街头看到某全国权威大报点名批评要一棍子打死的文章，马上兴高采烈去谭力那儿报喜，我们大乐一回。又欢欢喜喜写雪米莉去了，因为有了这些免费广告，她还要畅销是拦也拦不住的。

对所有来采访雪米莉内幕秘闻的记者，我都要坦白，写雪米莉系列作品的的确确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为了改善自己贫苦的爬格子的生活，为了自己救自己在成都搞个较好的居住环

境，然后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句冠冕堂皇大言不惭的话，最终为了文学。赚雪米莉的钱，我们很认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日积月累，七八年下来还算可观。所以我们不像那些投机倒把的暴发户，面对那些钱从没有过一丝不安，而对那些来自前后左右的攻讦污蔑之词更安之泰然了。有研究者说我和谭力是国内当代青年作家中最早面对图书市场的人，我们把这当作一句表扬的话。的确，早在1984年，我们开始面对市场思考和实施自己的创作了。而对严肃厚重长篇小说的畅销，我早在1988年就预见到的，并暗下决心停止写雪米莉在这方面试试自己的能力。结果阴差阳错，使我今年才完成五十余万字的《无法悲伤》，而全国图书市场继去年陕西“五书闹京华”之后，又涌出了不少畅销之作。这令我不得不感叹地对平凹说你老兄又走到前头了。看到和看准了目标，没有努力去到达，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国内图书市场有过台港作品畅销、诗集畅销、散文小品畅销、卡通漫画畅销、武侠言情小说畅销，没有理由不让最该畅销的严肃长篇畅销，轮流轮圈也该轮到了啊。我从来坚信，最深刻最厚重最新颖最畅销的华语长篇小说，应该和只能出在中国大陆！不管台港海外的华裔华语作家多么富有文思才华多么学贯东西南北，最多能写出好作品而已。这结论有点武断，时间会证明的。因为，最好的作品，只能出自生活的馈赠。

最终是为了文学。这不是一句为了安慰自己或者为自己脸上贴金的话。它是发自内心的早已成熟的决心和信念。我最终的情结，还是在文学上。所以有人来对我鼓吹某些人发了大财已有成千上万上亿的资产成天拥珠抱玉花天酒地，我心静如水淡然一笑，对那人说他们拥有一座蜀都大厦或者半座成都都只有那么回事。说句近于迂腐的文人话：岁月风雨，日月变幻，大厦可速朽、佳作却可流传千秋万代也哉！

一生的宏愿，写出一部或几部严肃的深刻的厚重的新颖的长篇小说来，呈献给关心我的读者大众，便是大快乐大满足也。

至于，小人秘语，空穴来风，大棒霹雳，飞雨流云，我都坦然面对，继续我行我素，得大自在。

1994年5月20日上午

巴人村走笔

第一章 （1962年）

一白一黑两只蝶，在玉翠含光的春草丛间翩然缠绵，却未给那独倚古旧木窗前的年轻女人带来半点欢悦。

她手里的土黄色纸花快剪完了，星星点点的纸屑零落在她丰满的胸前和平坦的腹部，使身上那件素色衣服仿佛有了花衫的妩媚，整个人也青春多了。

女人是位普通乡村教师，有一个宁馨入禅的名字——莲。和许多普通女人一样，她也有过明丽灿烂的花季，只是秋风来得过早，她不能不萎缩芳心，强迫自己去适应那素淡得近乎灰暗的生活。

生命本色却不肯屈从莲的意志。尽管世间风霜无情，她的双眸依然晶亮水润如墨玉秋星流淌出女性的无尽温柔。这种成熟的俊美肯定是一种天生丽质，任何蓄意压抑和裹藏都无法抹煞。

大凡接近过莲的男人，稍有点血性都会为她动心。人有千心，性有万种，自然有高尚也有卑劣，这或高尚或卑劣的欲望也许会纠缠某些人的一生，使他的心魄和肉体永远难以满足和安宁。

莲比任何女人都渴求安宁，时常祈祷上天保佑自己和女儿能够平静无奇地度过此生。四岁的小菁，是她和丈夫爱情的结晶，在丈夫怆然弃世而去之后，小菁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希望，同时也是她的忧郁和负重。女儿集中了她和丈夫的菁华，可爱得时时揪她的心，一想她的将来面前眼际就一团灰黑。

一年一度清明，又是祭奠追思亲人亡灵的日子。莲清早起来

就坐在窗前剪纸花，沉默而机械，到底剪了多少也不知道。过分明朗的春光勾勒着她秀美的面部轮廓，也把那毫不掩饰的哀愁勾勒得分外鲜明。

窗口正对着一座红石褚土小坡，除了几棵岩松油桐和几丛顽强蓬乱的野草，简直不长其它什么。就是那团贫瘠的赤土埋葬着丈夫的躯体，还有她的一腔情爱一颗真心。

丈夫死时她才二十四岁，结婚刚满两年。真正的相亲相爱还不到一年时间，一股无法抗拒的寒冷逆风就把一个热血男子卷到了异乡劳改农场。虽然真情不灭双心不死。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会有云开日出患难重聚的一天，可就在女儿降生那个漆黑无月的晚上，丈夫不服劳改与监管人员斗殴致死的噩耗就翻山越岭流传过来，几乎走了半年才到达她和女儿栖身的巴人村。

莲没有悲号，甚至没有发出一丝哭声，黑黑的眸子上冷凝着一层泪水，许久都没落下来。双手把女儿紧搂在怀里，似乎怕她象小鸟一样飞走，也带走一个女人生存下去的最后勇气。想安抚劝慰她的亲人一肚子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只默默望着那张苍白若纸的脸庞陪她一道默默将泪往肚里流。半岁的女儿异常懂事，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不哭不闹，星星般的眼珠里浓缩着她父亲的全部生命。莲把脸贴向女儿，一颗石子般的冷泪砸在她鲜嫩的面颊上，无声地苦笑了。那凄艳的苦笑烙印在亲友们的心头，许多年后都清晰如昔。它如同莲命运的宣言，暗示着她坎坷曲折只有痛苦绝少欢乐的一生。

白白朗朗的阳光泼洒在红石坡上，一片坡像在燃烧一样令人眩目。安埋亡者的小土堆静沐在太阳下，似乎仅是天地山野间一点渺小永恒的痕迹。几道干瘦灰黑的岩松线条，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苍凉，那株新绿的油桐树倒守护着一个孤独的魂魄，使它不至于四处游荡。

一大一小一黄一绿的两个人影在坡上晃动，点缀着清明时节的山景。平素死寂的山坡一下有了生命，使偶尔翔过的鸟儿也忍

不住亢奋地叫了一声。

大的叫大元，巴人村小学院内住户蔡寡妇的独子，一个健壮如牛心慈似石的青年汉子。他二十岁刚出头，浑身肌肉凸凹起伏皮肤黧黑若缎，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头。莲在小村上识字班教过他，也算他的老师，对他印象不错。只是大元对自己那一直过分顺从的态度和偶尔过分热辣的目光，隐隐使她心悸不安。

莲从不惧怕大元，也不觉这个农家青年有什么危险和可怕，她相信自己只要冷冷淡淡的一瞥，就会让骚乱不安的小伙子安定下来。她对守寡多年性情乖戾的蔡大婶倒有些畏怯，不愿她因一时误会而怨恨咒骂自己。在古老贫穷的山村，一个女人名节会比在繁华城市更重要，何况她还是受人们敬重的小学教师。

不过每年清明节大元为莲修补丈夫坟地，蔡寡妇从不阻拦，还要送点祭品喃喃说些让人听不懂的祈福免灾的话语。

此刻大元正赤裸上身，用结实的两臂抱一块红石一步一步移向坟前，那高隆的背肌上正浮起一层热汗，在春光下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他干得很起劲，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劳动，线条粗犷明快的面庞不时流露出得到某种宣泄的欢慰。

莲没有心思去观察大元表情心绪的细微变化，她明白自己应该避免注意和关心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和一个几乎是文盲的山民之间的距离，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在愁思过多难以入眠的春夜，那强壮的身子也偶然掠过她满布创伤的心际，引发一阵痛苦的骚动，不过她搂着女儿任泪水倾洒在枕上，就平静地入睡了。就在无花无雨无云的梦境里，那道雄壮的身影也不复重现。

小的当然是小菁。和暖温柔的春风在山野铺上绚丽花毯，活跃的小女孩就在冷寂院子里坐不安稳了。她成了忙于春耕劳作的大元的小尾巴，在他粗声野气的山歌声中不停地采花草呀捉小虫呀，欢快得像只飞来飞去不知愁恼的小蝴蝶。

苦难可使童心早慧，这并非神话。四岁小菁也在起劲地搬运

小石头，那小小心灵虽不明白垒砌这座红石坟堆的全部意义，可凭直觉她知道这是件妈妈关心的大事，她也和老实巴交的大元叔叔一样，总想让愁眉不展的妈妈多少高兴一点。

小菁十分喜爱妈妈，觉得她是巴人村最好看最好心的女人，至于这么好的妈妈为什么老是很苦，她想不明白想着就想哭。于是小菁更使劲的搬石块，白嫩娇柔的小手弄得发红生痛也咬紧小嘴一声不吭，她不要大元叔叔嘲笑自己是没用的小丫头。

莲做好一个祭灵的纸环，和一只招魂的纸幡，匆匆掸掉衣上的纸屑就走出房门，随即僵立在门口，羞怯而又有点慌乱望着突兀出现眼前这个瘦小佝偻黑面多皱的农妇，不安地说：“蔡大婶，是找大元吗？他……在坡上……为小菁她爸累这半天了，我也过意不去，就叫他回来……”

中年寡妇摇摇头，细小黑亮的眼珠在她脸上身上滚了好几圈，才从土布衣襟内掏出一叠扎了密麻花纹的纸钱，低沉沙哑嗓子说：“女先生，这些钱是我用一升谷子跟后山聂仙娘求来的，去坟上烧了，你家男先生好在阴间地府花钱买路，不然要受那些凶神恶鬼几多折磨哟！可怜怜的，一个有学问活生生的先生说不在就不在了，丢下寡母孤女……哎我这老妈子苦终归是不稀图啥的农民婆娘，女先生是大家小姐又生得水水灵灵往后的日子多难哟……”

这阵絮叨比平常冷讥冷嘲多了一点暖意，却又搅动了莲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感伤，她那又长又曲又黑的睫毛扑闪好几次，才把扎眼的泪花硬生生逼进眶内，颤声道：“谢谢大婶，一升谷子，太金贵啦。”

凄凉无情的饥馑之年刚刚过去，整个巴人村仍像一个有骨无肉瘦弱伶仃穷汉，全靠在荒地野坡偷种的红苕包谷支撑肚皮，才养活了一群男人女人，没使整个村庄崩溃消失。

这虽不是一碗白米可以换个女人的大灾年月，而一升谷子的价值却让这位山村女教师惊讶感动。若不是暗暗担忧老寡妇另有

用意，莲真会软下腿去给老人家磕个响头。

不祥的阴影又笼罩心头，她不敢多思细想，收下那叠钱纸就往山坡上走。阳光照着她丰腴优美的背部，中年寡妇本来含笑的唇角立刻流出几丝明显的怨恨和鄙夷来。

山地的春色已经肥厚而明快，黄菜花绿麦苗相互交错地在岩坡间铺展，光与色的流动让人感受一种勃勃生气，再冷寂的心地也会漾起一股热潮。

桃花水还未涨起来，横七竖八的沟渠小河只有薄薄的水光在浮动，堤边岸上亮绿的春草还在疯长，几个硕壮结实的农妇毫不雅观地把身子摆放在草丛间享受温和阳光，那自在慵懒的体态真有说不出的舒适。莲瞥眼过去心房跳荡，一层很浅粉色慢慢游上面颊。三五个光屁股娃娃在女人们身边蹦蹦跳跳，旧衣拼凑的衫裤也掩盖不去孩童的天真和烂漫。

接连灾荒不断的巴人村，总算有了女人和孩子的欢声，这对山村山民是吉祥之兆。而对心境阴郁的女教师呢？也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吧？莲不愿有太多的联想，过分严肃的现实生活已迫使她不存多少非分之想了。能在小学平安地教书，再把小菁抚育成人，就是老天对一个柔弱女人的莫大恩赐了。

莲在万州女子高中做学生的时候，曾热切真诚地追求过欢乐和幸福，凭她的美丽与柔情已把它们牢牢把握在手中了。尽管无情的命运使那一切成为过眼烟云，偶然的回想也只能触动内心的伤痛，可她毕竟真真实实痛痛快快地爱过一次，那应该是一个女人能引以自豪的骄傲。

现在，她就连回忆和骄傲的心思也一点没有了，就是平常实在的生活也有些应付不过来。要背负那么多精神包袱去支撑一个家，她每时每刻都感到力不从心，而女性的坚韧和顽强还有对宝贝女儿的怜爱迫使她活下去。

为活也悲苦也忧愁，有时莲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一个怎样平庸

可怜的女人了。然而心头的爱意尚浓体内的血流尚热，莲对自己的无奈远胜于那些只要温饱就安适生活的农家女人们。

哥在山上搬石头，
妹在河里漂白绸。
有心来给哥擦汗，
绸子不如手轻柔。

野放高亢的山歌从大元嗓子里冲出来，有股强劲的热力再冷的心也不免要热几下。莲不喜欢山歌的粗俗，对唱歌人的直率和豪爽倒有些好感。山民的谣歌野调离她的生活毕竟很远只当作一种排遣愁闷的乐声罢了，至于唱歌人的情绪她根本不去多想。

在多绿多色的四月，人的心地也多几分春意。捧着纸环纸幡的年轻女教师，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上红石坡，微风吹动幡尾的长长纸条，一片山坡都浸在了哀思的氛围里。

“莲老师，小心石骨子滑，我来帮你……”大元敏捷地跳跃过来，欲接过环和幡，那赤裸上身的黧色油光却晃得女人有些不安。

“不……我自己来，年年我都为小菁她爸这么做的。大元兄弟，真劳累你了。”

话真说多了，实在没有必要。一抹不易觉察的潮红又在她白皙的颜面下浮动。莲忽地有了力量和勇气，大步走到丈夫坟前摆正精心制作的纸环，又把纸幡插在坟头，再默然垂头直立。一团无形的悲哀，立刻笼罩了大元，他笨拙地站在离她不远处，一颗头沉重地垂在高高隆起的胸前。

很乖的小菁好像很懂得妈妈的伤痛，她呆呆望着那随风飘拂的黄色纸幡，黑李子般透明的眼睛泪光闪烁。

山野悄寂令人心漠然发木，过分莹蓝明快的天空反使人的忧伤肆意泛滥。如下场小雨就好了，清明雨最能寄托莲对亲人的哀思。

“莲老师，我放鞭炮吧？”

大元受不了这份严峻的静寂，忍不住叫道。

莲略一迟疑，用柔淡的目光看着他，小声说：“放吧，让小菁她爸的地方热闹点也好。”

似乎这红石红土垒就的坟堆，就是莲的爱人的住地，只要她来到这儿，那失散几年的亡魂又会聚合起来并且鲜活鲜活。

“炜！你怎么能忍心丢下我和小菁，独自去另一个世界逍遥了？……”

莲有许多责难许多追悔，面对春光下的褐红色土堆她却沉默无言。她跪下来，取出大元母亲用一升谷子换来的土黄色钱纸，为那个在冥界地府游荡的亡魂送去平安的祈求。

鞭炮声中，纸燃烧起来，淡红的火光在红石绿草间飞升。一股轻风吹过，烧尽的钱纸如一群大大小小的黑蝶翩然起舞，把女人的哀思染得一片墨黑了。

“妈妈，八姨和小文哥哥来啦！”小菁突然脆亮地叫起来，“呀，还有好看的花圈哟！——”

小女孩不能像大人那样把悲哀保持许久，她的小小心灵是真正把清明当成节日来过的。垒坟祭坟挂幡烧纸这些祭祀活动，她虽似懂非懂，却能在她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永远无法磨灭。

莲听见了女儿的叫声，身子却一动不动，她不能一下从浓黑的哀思中挣脱出来。纸蝶飘飘，在她发间鬓前停留也不举手挥去。

大元是知道小菁这个出名的八姨的，却一直不知怎么称呼这总是风采潋滟的县城女干部。她清明节肯走十几里坎坷曲折的山路来巴人村，为一个负罪而死的亲人送来那么精致的花圈，就够有情义让大元这个忠耿汉子大受感动了。

萍是县城出名的漂亮女人，那俊秀端庄的五官，红润水嫩的肌肤和凸凹有致的体姿，永远是寂寞不堪的小城人新鲜生动的话题。她只要从城中走过，就会有一串崇敬的目光紧紧追随，绝无—